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一

起疆圉大荒落盡
玄默閭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

平津侯

勃海郡高成縣有平津鄉宋白曰滄州鹽山縣
勃海高成縣也有平津鄉考異曰史記將相

名臣表漢書公卿百官表弘為相皆在今年建元以來
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

御史大夫蓋誤書五丞相封侯自弘始漢初常以列侯為丞相弘則既

相而後封侯故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于是開東閣以延

賢人師古曰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客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每朝

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

難難乃旦翻弘嘗奏言十賊彊弩張晏曰彊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彊百吏不

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下遐嫁翻侍中吾丘

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吾讀曰虞非以

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

以褻鉏筮挺相撻擊

師古曰褻摩田之器也筮馬撻也挺大杖也折而設翻撻音憂挺大

鼎翻撻音闐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益也

不卒以亂

亡

卒子恤翻

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射人

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

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

庶人三代之道也

古者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侯豕侯周官又以

鄉射之禮詢衆庶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

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

為盜之為于偽翻

攻奪之

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

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師古曰抵觸也

是擅

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

服焉

難乃旦翻詘與屈同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

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

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

端景帝子前三年受封數所角翻下

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

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

以事致其罪而誅之乃

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

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右內史後為右扶風
治直之翻任音士

上從之

春大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

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

沮為彊弩將軍

沮音祖

太僕公孫賀為衛騎將軍代相李

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

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

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

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猶裨將也裨頻

移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畜許殺翻

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

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

八千七百戶

復扶又翻

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

師古曰伉

音抗又工郎翻伉為宜春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于侯

青固謝曰

師古曰固謂再三也

臣幸

得待罪行間

行戶剛翻

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

勞上列地封為三侯

列漢書作裂

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

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

尉公孫敖為合騎侯

晉灼曰合騎侯猶冠軍從票之名也予據功臣表合騎侯食邑于勃

海高成

都尉韓說為龍頡侯

班志龍頡侯國屬平原郡頡音洛

公孫賀為

南窳侯

窳匹孝翻又音孝翻

李蔡為樂安侯

樂安功臣表作安樂食邑於琅邪之昌縣

校尉李朔為涉軹侯

涉軹班史衛青傳作涉軹功臣表作軹食邑于齊郡之西安

趙

不虞為隨成侯

隨成侯功臣表食邑于千乘縣

公孫戎奴為從平侯

從平

侯食邑於東郡樂昌

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班史豆作實

皆賜爵關

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

汲黯與亢禮

亢音抗

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

軍

說式芮翻師古曰下邳嫁翻

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

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

大將軍

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數所角翻

遇黯加於平日

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

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仲馮曰廁當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為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

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

見賢遍翻

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于帳中也師

古曰孟說是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

禮風之以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

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為天下先于是丞相弘等奏請

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為于偽翻復方目翻

第其高下

以補郎中文學掌故

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卒史秩六百石

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予謂掌故掌故府之典籍者也以兒寬自掌故補卒史推之則掌故之品秩從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秀才異等謂有俊秀之才異於常等

可知也

者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

選擇以補右職

吏謂百石已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十石二十石之卒史也

上

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秋匈

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初淮南王安好

讀書屬文喜立名譽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喜許記翻

招致賓客方術之

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

死感激安

遷死見十四卷
文帝前六年

建元六年彗星見

彗祥歲翻
又徐醉翻

又旋為翻
見賢遍翻

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

血千里

說武為翻先悉薦翻長直
亮翻謂吳王淠起兵時也

今彗星竟天天下兵

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

治直之郎
翻下同

中雷被獲罪于太子遷

雷被善用劍與太子戲誤中太
子故得罪師古曰被皮義翻姓

譜雷古方
雷氏後

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

奴太子惡被於王

惡毀惡
也如字

斥免之欲以禁後

師古曰令
後人更不

最效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

下廷
嫁翻蹤

跡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

戟居王菊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

人衣於既翻刺七亦翻

因發

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

師古曰即就也就問也

王視中尉顏

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關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弃

市

關音遏師古曰格音閣謂閣止不行之

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

仁義反見削地耻之于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

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

賜即安之弟也考文十六年與安同受封師古曰兄弟相責故

嫌有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

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
后徐來諳太子與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
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
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

從十
容翻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陳喜作輶車鍛矢

輶薄庚翻兵車也樓車
也鍛都玩翻治鐵也

刻天子璽將

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

師古曰為相
親愛之言

除前隙約束反具

師古曰共契
約為反具

衡山王即

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

杜佑曰漢定襄郡在今馬邑北

三百餘里後魏置雲中郡

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

功臣表翕侯國在魏郡內黃界

衛尉蘇

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

弩將軍

師古曰沮音組

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賢曰秦法斬首

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為級

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雁門

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

復扶又翻

斬首虜

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

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

侯

信元光四年十月壬午受封

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

降匈奴

誘音酉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

軍議郎周霸曰

班表議郎屬郎中令秩比六百石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閼長史安曰

不然

凡軍行置軍正掌舉軍法以正軍中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劉昭志大將軍長史秩千

石如淳曰律都

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

孫子之言言大小不

敵小雖堅於戰終必為大所禽

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

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

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

言失為臣之意也行
戶剛翻說式為翻

且使臣職

雖當斬將

將即
亮翻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

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

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所

蔡邕獨斷曰天子以
四海為家故謂所居

為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

兒私通生霍去病

霍姓以
國為氏

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

服虔曰票姚音飄姚師古曰票匹妙翻姚

羊名翻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

義也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

當

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則捕斬首為多過於所當一日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

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

匈奴左右大當

戶在左右大都尉之下左右骨都侯之上大父行單于祖行也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其名也師古曰此人單

于祖父之行也季父亦單于季父也羅姑其名行戶浪翻比再冠軍

師古曰比頻也比毗至翻冠古

玩封去病為冠軍侯

帝以去病功冠諸軍以南陽潁縣盧陽鄉宛縣臨駝聚為冠軍侯國

駝音挑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

封賢為衆利侯

姓譖殷帝乙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後因氏焉功臣表衆利侯食邑于琅邪郡姑

幕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

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

翕侯以為自次王

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

用其姊妻之

妻七細翻與

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

師古曰直度曰絕幕與漢同陰山以北皆大漠不生艸木

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

師古曰罷讀曰疲微要也誘令疲微其困極然後取之微

一遙
翻

無近塞單于從其計

近其
斬翻

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

衆擊胡

比毗
至翻

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

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與讀
日預

于

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

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

禁錮
重繫

也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
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
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
侯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

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攷引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也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參考顏劉注皆因求其說而不得遂疑茂陵書所謂十一級為不足又疑史之正文萬字為衍皆未為允也蓋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為錢十七萬至二級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烏得不每級而增乎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為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鬻武功爵所直之數也夫民入錢買爵隨其錢之多少為爵級之高下爵之高下有定直而民錢之多少無定數若比而同之其失彌遠矣史記作直八十萬金索隱曰一金萬錢初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二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四萬也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翻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雍於用翻獲獸一

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

角獸蓋麟云

麟康身牛尾馬足五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

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艸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京房易傳曰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爾雅雅麟麋身牛尾一角蓋麟似麋圖頂一角曰蓋云者意其為麟而未知其果為麟也於是以慶五時時加一牛以燎時音止

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

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

濟北王

濟北王勃淮南厲王子孝文十六年封衡山王孝景四年徙封濟北今王勃子成王胡也濟北

王都盧後天漢四年國除入漢為太山郡濟子禮翻以為天子且封禪上書獻太

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

吳等日夜為反謀

姓譖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後因氏焉予按衡亦有左右公子姓譖之說非

是魯有左丘明案輿地圖

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部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

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漢不

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

治直吏翻王

召中郎伍被

被皮義翻姓譜伍姓出于楚伍舉

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

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

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

復扶又翻

被曰昔秦為無道窮

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

中

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立為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

間古覓翻

因秦之

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

易以獨

不觀近世之吳楚乎

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

夫吳王王四郡

四郡東陽

郡鄣郡吳郡豫章郡王王下子況翻

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

於大梁

謂為梁孝王所破也

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

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

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如淳曰東宮淮

南王所居也

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

庶生曰孽王長知兩翻

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

言后不以為子太子不以為兄數秩數也

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

殺漢中尉事

事見上元朔五年

下廷尉治

下廷嫁翻

王患之欲發復

問伍被曰

復扶又翻

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

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

川之險

漢河南秦三川郡也其地當伊洛河三川之會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

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

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

師古曰徵要也幸非妄之福也徵一堯翻被

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

言偽為丞相御史奏請于天子之書

徙郡國豪傑

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

漢時左右

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鞠囚因以為名

逮諸侯太子幸臣

逮追對獄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辨士隨而說之

說式芮

儻可

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

不言

須為此也

于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

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

使疏吏翻

欲使人偽

得罪而西

言使人詐為得罪而逃去西如京師

事大將軍一日發兵

一日猶言

旦一即刺殺大將軍

刺七亦翻

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

好呼
到翻

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

發蒙謂物所蒙覆發而去之振落謂木葉將落振而墜之皆言其易說式內翻

王欲發國

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

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

求盜卒也掌逐捕盜賊漢書本紀高帝時為亭長令求盜之薛

治竹皮冠人衣於既翻

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

呼火故翻

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

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

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

罷遣出去也相息亮翻

王猶豫

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也師古曰言雖自刑而身首不能絕也

劉古頂翻下同

伍被首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

捕太子王后園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

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

索山客翻求也搜也上時掌翻

下遐嫁翻聞上句斷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

多引漢之美欲勿誅

雅素也雅辭素來言語也

廷尉湯曰被首為王

畫反計

為子偽翻

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

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

遺于季翻

上薄其罪欲勿誅張

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與立其弟孝為太子與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

敗蒲邁翻

會有司捕

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

首匿喜

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

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赦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

自劉死王后徐來太子與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

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

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四年氏音支具為天子言

西域諸國風俗為于偽翻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

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水州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畧翻多善馬馬汗血孟康

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

從肩膊出如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號能一日千里

則于寘

于寘國在南山下居西城寘徒賢翻又徒見翻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

注西海

水經註崑崙山西南有大水名新頭河度蔥嶺入北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

又西逕安息南注於雷耆海雷耆海即西海在安息之西犂軒之東東南連交州海其東水東流

注鹽澤

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寘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

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

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泐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

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

索隱曰按漢書

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蔥嶺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寘國復分流歧出合而東注泐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泐澤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註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唐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四下曰歷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

澤以東至隴西長城

即秦所築長城也秦築長城起臨洮臨洮縣漢屬隴西郡南接

羌曷漢道焉

曷與陽同

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

牧養蔡國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與匈奴
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常處故曰行國

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

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

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為杖布土蘆布邛渠容翻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屠胡也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

天篤師古曰亦曰捐毒賈音古索隱曰身音乾

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

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

著直畧翻度徒洛翻

大夏去漢萬二

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

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

使疏

吏翻惡鳥路翻

少北則為匈奴所得

少詩沼翻

從蜀宜徑又無寇

古師

日宜當也逕直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安息治番兜城臨媯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

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

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

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翻朝直

逕誠得而以義屬之

師古曰謂不以兵革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

譯傳

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

致殊俗威德

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

王然子等四道並出

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間古覓翻使疏吏翻

出驍出

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國

徙斯榆也以求路指身毒而行使之出求路指身毒而行

徙讀與斯同楚蒲墨翻

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茆南方閉僑

昆明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僑即今僑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

茆音昨又音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

作僑先慈翻

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

滇國地有滇池因以名國楚使

莊蹻以兵定夜郎諸國至滇池因留王其地華陽國志滇池周回三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謂之

滇池漢為益州郡後改為永昌郡魏晉之間為晉寧郡
唐為昆州括地志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
長知兩翻 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
滇音顛

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
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

南夷

元朔四年罷西夷至是復通師古曰事
謂經畧通之專以為事也復扶又翻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
時音止

三月戊寅平

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

相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

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
符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

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豈可留之暮年復與李蔡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長歷三年三月無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從史記

表霍去病為票騎將軍

票騎將軍始此票頻妙翻

將萬騎出隴西擊

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

括地志焉支山一名

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焉音烟

殺折蘭王斬盧戾王

張晏曰折蘭盧戾胡

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中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上列翻

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渾下昆翻

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

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

徒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像也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像而祭之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今之佛像是其遺法屠音儲

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

復扶又翻

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

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

騎

貫穿也

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

易以

軍士

乃安廣為圍陳外嚮

陳讀曰陣

胡急擊之天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

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

不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

徐廣曰南都賦黃間機張

善弩之名裴駢曰紫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云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

色黃而體大也射而亦翻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

師古曰言懼甚

而廣意氣自如

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

益治軍

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治直之翻

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

復扶又翻

死者過半所殺亦過

當會博望侯軍亦至

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州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師古曰取

其能廣博瞻望班志博望侯國屬南陽郡拈地志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匈奴軍

乃解去漢軍罷

罷讀曰疲

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

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

自如言功過正相當也廣軍失亡多

而殺虜亦過

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

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

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帝開置居延縣屬張掖

郡使路博德築遮虜障于其北

過小月氏

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眾不能去

者保南山羌

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

張晏曰單桓酋涂皆胡王也師

號小月氏

古曰酋才猶

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

降戶江翻

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

病五十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

侯

以從票騎有功因以為號功臣侯表不書食邑之地

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

功臣

表宜冠侯食邑

校尉僕多為煇渠侯

僕多本匈奴種來降漢功臣表僕多

於琅邪之昌縣作僕朋煇渠侯食邑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

于南陽之魯陽縣

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

騎所將常選

師古曰選取驍銳索隱曰選宣變翻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

先其大軍

先悉薦翻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

留落不偶

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

由此票騎日以親

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雁門殺畧數百人 江都王

建

建易王非之子景帝之孫

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

姦

淖鄭氏音卓師古音奴教翻淖姓也戰國時楚有淖齒

建游雷陂

雷陂即廣陵之雷塘在今

揚州堡城之北平岡之上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

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

見賢編翻

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

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

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

祝織救翻詛莊助翻

又聞淮南衡山

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

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膠東康王寄薨

景寄

帝子中二年受封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

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要一遙翻

令報

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

使疏吏翻

馳傳

以聞

傳張戀翻下同

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

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

不欲降者

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

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

在所

傳音張繼翻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

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漂陰侯

班志漂陰縣屬平原郡漂他合翻

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

皆為列侯

呼毒尼為下摩侯雁疵為煇渠侯禽黎為河

疵音庇座之庇師古曰疵匹履翻

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

發車二萬乘以迎之

考異曰漢書食貨志云三萬兩今從史記平準書汲黯傳縣官

無錢從民貫馬

貫始制翻貸也
師古曰賒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

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

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

至令天下騷動罷赦中國

罷讀曰疲

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

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

見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賈音古見賢遍翻

曰夫匈奴攻當路

塞

言塞障當匈奴所入之路也

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

勝計

勝音升

而費以巨萬百數

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

臣愚以為陛

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

鹵與虜同
予讀曰與

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師古曰塞
滿也塞悉

則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

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

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
民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

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

陸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

賁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

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

業而傷其技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為予
偽翻

上默然不

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

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

國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也故塞秦之先與匈奴所關之塞自秦使蒙恬奪匈奴地而邊關益斥

秦項之亂冒頓南侵與中國關於故塞及衛青收河南而邊關復蒙恬之舊所謂故塞外其地在北河之南也

師古曰凡言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史記正義曰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

漢故曰而金城河西河水出金城河開縣西南塞外積石山東流逕金城郡界自允吾以

西通謂之金城河渡河而西則武威等四郡之西並南地然金城郡昭帝於元始六年方置吏追書也

山至鹽澤空無匈奴並步浪翻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

屠王太子日碑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久之

碑丁奚翻班表黃門屬少府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馬閼氏音姻支

帝

游宴見馬

師古曰方於游宴之時而召閱諸馬

後宮滿側日碑等數十人

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

師古曰視宮人

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

八尺二寸

長直亮翻

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

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

黃門有馬監狗監

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

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帝所置秩比二千石師

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光祿大夫本中大夫帝改其名

日碑既親

近近其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

乘乘繩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

碑姓金氏為金氏貴

顯張本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夏五月赦天下淮南

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

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寄母王夫人即皇太

連發出其事

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

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為膠東王

康王寄去年薨今年方置後

又封

其所愛少子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

衡山國都六故改為六安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山

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

廩工外翻芻藁之藏也一曰庫廩名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

以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遣蒙恬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地千里地甚好于是為築城郭徙民充

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七十餘萬口衣食

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

仰牛向翻予讀曰與

分扶問翻

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勝音升

漢既得

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

半以寬天下之繇

繇讀曰徭

上將討昆明

以其閉漢使故也

以昆

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昆明池在長安西南

周回四十里三輔舊事昆

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

革數動

數所角翻

民多買復

師古曰入財于官以取優復復方目翻

及五大夫

五大夫舊爵二十等之第九級也漢法至此始免徭役

徵發之士益鮮

鮮少也

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

師古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使

之出馬也千夫武功爵第七級

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

池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李裴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

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馬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傍後馬玩習久

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渥音握注於佳翻

上方立樂府樂府

有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于此哀帝時

罷使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以宦者李延年为協律都

尉

協律都尉先無此官武帝始置於此

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

之調詩多爾雅之文

初詩新造之詩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調徒鈞翻爾雅三卷

二十篇文帝時列於學官張晏曰爾近也推正也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

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漢時五經

之學各專門名家故通一經者不能盡通歌詩之辭意必集五經家相與講讀乃得通也

及得神馬

次以為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

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

其音邪

詩大序曰聲成文謂之音注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謂五聲上下相應鄭康成曰五聲雜

比曰音單

上默然不說

說讀曰悅武帝作十九章歌常以正月上

辛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又嘗得神馬
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次
以為歌中尉汲黯進曰陛下得馬詩以為歌云云丞相
公孫弘曰黯毀謗聖制當族漢書禮樂志武帝定郊祀
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作十九章
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按天馬歌本志云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武紀云元鼎四年秋馬生
渥洼水中五年十一月立泰畤於甘泉太初四年貳師
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公孫弘以元狩二年薨汲
黯以元狩三年免右內史五年為淮陽太守元鼎五年
卒又黯未嘗為中尉或者馬生渥洼水作歌在元狩三
年汲黯為右內史而譏之言當族者非公孫弘也雖未
立泰畤或以歌之於郊廟其十
九章之歌當時未能盡備也

上招延士大夫常如

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

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黯言之甚怒上乃笑而諭之即其怒笑之間而觀其君臣相與之意則帝之於黯非但能容其直而從容不迫方喻之以其所見使他人處此固將順之不暇矣而黯自言其心猶以為非此豈面從退有後言者哉黯之事君固人所難能而帝之容黯亦非後世之君所可及矣治直吏翻

曰何世無才患人不

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

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

朱熹曰便者便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便毗連翻辟讀曰僻

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則或索萬金不佐國家之急

賈音古索古累字

請更錢造幣以

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

緣以綃翻師古曰績綃也績五采而為之

績黃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

外綑

後同

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

如淳曰雜銀錫為白

金大者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

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時議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以為白金

三品之文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他果翻

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

建元

五年廢三銖錢行半兩錢更上銜翻

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

白金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

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

丞領鹽鐵事

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班表大農令有兩丞齊有大夫東郭氏

桑弘羊以計算用事

姓譜桑恭大
夫子桑之後

咸陽齊之大煮鹽僅

南陽大冶皆致生聚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心計

者不必用籌算而知其數也賈音古下同

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毫至秋而銳小言其剖析微細

雖秋毫之小亦可分而為二也

詔禁民敢私鑄鐵器

煮鹽者鈇左趾

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足以代刑也索隱曰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張斐漢晉

律序狀如跟衣著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晉律鉗重二斤長翹一尺五寸師古曰鈇徒計

翻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

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之贖翻下同

率緡錢二

千而一算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十錢出算二十也續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

施而出算予謂率計緡錢二千而出一算算百二十錢緡眉巾翻

及民有輶車若船五

丈以上者皆有算

輶小車也弋招翻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没入緡錢

匿藏也悉盡也藏匿而不自占占而不盡者罰戍邊一歲没其官入錢

有能

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

家用日晏

師古曰論事既多至于日晚朝直遙翻

天子忘食丞相充位

但充

其位無所建明

天下事皆決于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成指怨

湯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

數所角翻

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

詩少

照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

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

委委于偽翻蓄也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

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

日諷又如字

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

傅齊王次昌元朔三年薨無後國除元狩六年始封皇

子閔為齊王式蓋傳閔也史因其輸財得官而終書

之幾居

春有星孛于東北

字蒲內翻

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

為于偽翻

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輕留

幕沙漠也師古曰言輕易漢軍留而不入也一日謂漢軍不能輕入

而久留也予

謂後說是今大發士卒其執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

師古曰以

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

負從馬復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及私將馬自從者皆非公家所發之限從才用翻

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

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也

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

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

令李廣數自請行

數所角翻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

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

為右將軍

食其音異箕

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

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

耳

師古曰言收虜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罷讀曰疲

乃悉遠北其輜重

師古曰送

輜重遠去以精兵待幕比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令處北也

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走音奏

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

軍軍出東道

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

東道回遠而水草少

師古曰回

繞也曲也

戶悔翻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

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

結髮

者言始勝冠即在戰陣及今得當單于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

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

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

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

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

毋令當單于

恐不得所欲

師古曰謂不勝敵也余謂指欲禽單于脫有邂逅失之為不得所欲

而公孫

教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教與俱當單于

教失侯見上二年青本與

教友又脫青于阬故青

欲使當單于而立功

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

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

愠于運翻

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

言結陳以待敵也陳

與陣

于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

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

環繞也續漢志諸軍有牙戟其飾幡旂旗幟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音宦

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

言日欲沒也

大風起砂

礫擊面

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

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

于

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張翼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

度戰不能如漢兵

度徒洛翻

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

冒漢圍西北馳去

師古曰騾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騾

來戈翻冒莫克翻

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

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女居翻

傷大當

殺傷各大相當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

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

明

遲直翻

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

至寘顏山趙信城

寘徒賢翻如淳曰趙信降匈奴築城居之

得匈奴積粟食

軍

師古曰食讀曰飢

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

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

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

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

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師古曰簿

謂文狀也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

府

上時掌翻

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

復扶又翻

遂引刀自刳

到古頂翻

廣為人庶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援臂善射

如淳曰臂如援臂通肩也

度不中不發

度徒洛翻中竹仲翻

將兵

乏絕之處

孔穎達曰暫無曰乏不續曰絕

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

近其斬翻

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

樂音洛

及

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

古師

曰知謂素相識知也為子為翻

而右將軍獨下吏

下遐嫁翻

當死贖為庶人

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

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

單于

谷蠡音鹿黎

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

去其單于號

師古曰去除也羌呂翻

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

軍軍等

重直用翻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

校戶

教翻

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

師古曰直當也匈奴

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

張晏曰登海邊山以

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
崔浩曰羣鳥之所解羽故曰翰海廣志瀚海在沙漠北
師古曰積土增高曰
封為渾祭地曰渾

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

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

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

路博德為祁離侯衛山為義陽侯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

利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

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

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閑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

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

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應劭

曰司馬主武事諸武官亦以為號漢官儀曰時議者以為軍中有候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以別異之自此票騎將軍同大將軍

品秩位亞丞相

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

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

安不肖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

孔文祥曰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有

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孫孫武吳吳起也

對曰顧方

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

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

治直之翻

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

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視也言不恤視軍士也少詩沼翻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

官齋數十乘

班表太官有令有丞主膳食師古曰齋與貴同予謂音則兮翻亦通齋也為于偽翻

乘繩

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師古曰重直用翻梁粟類也米之善者

而士有

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

鞠

服虔曰穿域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蹴蹋為戲也劉向別錄曰蹴鞠相傳以為黃帝所作

或曰起戰國之時所以講武知有材也蹋徒臘翻鞠居六翻

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

仁喜士邊讓

師古曰喜許吏翻

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

此

操七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

亦數萬

魏臺訪議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索隱曰漢以來謂死為物

故就朽故也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蓋漢軍死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

而幕南無王庭

冒頓之強盡取蒙恬所奪匈奴地而王庭列置於幕南今匈奴為漢所攻遠遁

幕北故幕南無王庭也

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

班志令居縣屬金城郡令

音往往通渠置田官

置官以主屯田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

奴以北

蠶食言如蠶之食葉以漸而侵其地也

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

匈奴矣

少詩沼翻復扶又翻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

親天子下其議

下遐嫁翻

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

任敞曰

班表丞相有二長史秩二千石任音士

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

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

直朝

遙翻請才性

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

姓譜狄春秋狄國之

後又曰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

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

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于是上作色曰吾

使生居一郡

師古曰博士儒官也故呼為生

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

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

師古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

城因置吏士而為蔽障以禦寇也障之尚翻又漢制山每塞要處別築為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障也

自度辯窮且下吏

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辯而辭窮當下吏也下遐嫁翻

曰能於是

上遣山乘障

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

是之後羣臣震懼

師古曰震動也懼失氣也懼之涉翻

無敢忤湯者

忤五故翻

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河內太

守王溫舒為中尉

守式又翻

先是寧成為關都尉

函谷關都尉也先悉

薦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

師古曰猛

虎產乳護養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為喻乳人喻翻

及義縱為南陽太守

義姓也縱其名

至開甯成側行送迎

側行不敢正行言恭甚

至郡遂按甯氏破碎

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言衆足也畏懼之甚重直龍翻

後徙定襄太

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

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一切皆捕而鞠問之

也服虔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餉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

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原父

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鞠而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為報也

其後郡中

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

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也治直吏翻

王溫舒始

為廣平都尉

廣平本屬趙國景武之間分為廣平郡征和元年立為平王國擇郡中豪

敢往吏十餘人

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者以為吏也

以為爪牙皆

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

師古曰縱放也督察視也

快其意所欲

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則不問其先所犯罪

也弗法謂弗行法也

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

師古曰避謂不盡意捕擊也

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

近其新翻

廣平聲為道

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今郡具馬五十匹為驛

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自河內至長安

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

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

師古曰以臧獲罪者

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臧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予謂沒入其家以償所受之臧其義似逕臧讀曰贓

奏行

不過二三日得可

奏而天子可之謂之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

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

行

古毋無通

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

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師古

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

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

千石

郡守二千石正卿及列卿皆中二千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

上有所幸王夫人卒

王夫人齊王閼之母

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

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考異曰漢書以此事置李夫人傳中古今相承

皆以為李夫人故事史記封禪書少翁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按李夫人卒時少翁死已久

漢書誤也今從史記

于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

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

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

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

師古曰謂雜艸以飯牛也飯扶晚翻

佯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

書

謂識其親書手蹟也

問其人果是偽書于是誅文成將軍而隱

之

隱謂秘誅文成之事不令人知之也

資治通鑑卷十九

資治通鑑卷二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
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塋地葬

其中當下吏自殺

塋而緣翻
下遐嫁翻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

去年廢半兩錢行三銖錢更工衡翻考異曰漢書食
貨志前以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輕更鑄

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

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

師古曰郊謂交迫衝要之處

乃召拜汲黯

為淮陽太守

黯去年免故召拜之守式又翻

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

彊其兩翻

予讀曰與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

為于偽翻下正為同

臣自以為

填溝壑不復見陛下

復扶又翻填大賢翻

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

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

任音士

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師古曰言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後即召也

師古曰顧思念也言吏民不相安而失其所也

吾徒得君之重

師古曰徒但也重威重也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

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

過古未翻與讀曰預御

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

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

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

譽音餘

好興事舞文法

好呼到翻

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

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

罪

師古曰抵至也致之於罪也

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侯王相在

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十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耳

歲而卒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

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武彊侯莊不識高祖功臣青翟其孫也班志武彊縣

屬廣川唐冀州

天子病鼎湖甚 晉灼曰黃圖鼎湖宮名在京兆班志湖本

武彊縣是也

在京兆後分屬弘農索隱曰昔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 巫醫無所不

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 服虔曰游水縣

名發根人名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游水姓也發根名也蓋因水為姓也本嘗

遇病而神下之故為巫 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也下戶嫁翻降附也

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詩少

沼翻彊其兩翻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

孟康曰良已善已謂瘡也

置

酒壽宮

帝置壽宮以奉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括地志壽宮在雍州長

安縣西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

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

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

其言命之曰畫法

孟康曰策畫之法也

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

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師古曰喜好也音計吏翻

時上卒起幸甘泉

卒讀曰猝

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

曰義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銜之

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為過也

復扶
又翻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雨于具翻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

事見上卷四年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

矣

縱放也肆也

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

以縱為廢格沮事

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其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

書沮已成之事也格音閣沮才汝翻壞也

考異曰漢書武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據義縱傳則在今

冬棄縱市

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

怨大將軍衛青

也恨其父事見上卷四年師古曰令其父抱恨而死也

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

諱之居無何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

敢從上雍

師古曰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曰上

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

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

射而亦翻

考異曰史記封禪書云明年天子病昂湖甚病愈幸甘泉大赦莫知其為何年本紀皆無其事獨義縱傳有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義縱李敢死皆在今年敢傳云從上雍至甘泉宮雍蓋衍字也平準書云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按武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元鼎元年赦首尾四年若今年更有赦則四年再赦與平準書不合今從百官表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

為子偽翻

夏四

月乙巳廟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

作詰策

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服虔曰詰教王如尚書諸詰李奇曰今敕封拜諸王策文起於此毛晃

曰漢制天子之策長二尺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於下也

自造白金五銖錢

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

可勝計

勝音升

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曰抵歸也大歸猶言

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少計慮云耳

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

士褚大徐偃等六人

姓譜宋恭公子石食采于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因以命氏

分

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為吏有罪者

守郡守相諸侯相也

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

冠古玩翻

天子甚悼之為冢

像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

霍仲孺本河東平陽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

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吏畢言為吏畢免歸家也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

自知父為霍仲孺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

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

為于偽翻

及還因

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為郎稍遷至奉車都尉

任保仕也帝置奉車

都尉掌御乘輿車秩比二十石光祿大夫

是歲大農令顏異誅

景帝後元

年更治粟內史為大農令書云異誅在元狩四年壬戌歲廣見漢書百官公卿表

考異曰徐廣注史記平準

其年注云大農令顏異二年坐腹非誅不思有二年字致此誤也

初異以廉直稍遷至

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見上卷四年

問異異曰今王

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

時王侯朝賀以皮幣

薦璧故曰皮薦朝直遙翻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稱尺證翻說讀曰悅

張湯又

與異有卻

卻讀曰隙

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

下遐嫁翻

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不

應微反脣

師古曰蓋非也

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

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

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頻寐翻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

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武紀此年云得寶鼎汾水上漢紀云六月得寶

考異曰漢書

鼎于河東汾水上吾丘壽王對云云按封禪書樂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得寶鼎詔曰間者巡祭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禮樂志又云元鼎五年得寶鼎思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寶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寶一事耳非兩曾得寶於汾水上也封禪書天子封泰山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然則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夏五月赦天

下濟東王彭離驕悍

彭離梁孝王子景帝中六年受封濟子禮翻悍下罕翻又侯肝

翻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

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
劉匹妙翻也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

坐廢徙上庸

班志上庸縣
屬漢中郡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

有卻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
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負十五人受

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
太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
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湯
史臺主歷漢東京至魏晉以來皆然卻讀曰隙下同湯

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

之上

上時掌翻
下遐嫁翻

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

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湯親為之摩

足

為子偽翻

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

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

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弟欲陰為

之而佯不省

因徐尤翻為子偽翻省心景翻

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

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

減宣人姓名減古斬翻

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

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理錢於園陵以送死也瘞於計翻

丞相青翟朝

與湯約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朝直遙翻

至前

至帝之前也

湯獨不

謝

湯以丞相四時行園陵當謝御史大夫不預園陵事故不謝

上使御史案丞相湯

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欲以見知故縱之罪罪丞相

丞相患之丞相長

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

朱買臣嘗為主爵都尉王朝至

右內史邊通至濟南相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戎字子邊予按左傳周有大夫邊伯

仕宦絕

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

數所角翻

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

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

欲以死發湯之姦也

乃與丞相謀

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物致富

服虔曰居謂儲也賈音古下同

與湯分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

師古曰是益多也

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類似也

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

使

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

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

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

被皮義翻汙烏故翻

何厚葬

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

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

服虔曰用百頭

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皆作柏服說非也

作承露盤高二十

丈

高居號翻

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

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

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

史大夫

衛有大夫石氏

大雨雪

雨于具翻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

以千數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

班表

大農有兩丞元狩四年以東郭咸陽及孔僅為之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丞上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

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

鑄白金見上卷元狩

四年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

裴駟曰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

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

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

見上卷元狩元年

漢兵擊

逐匈奴於幕北

見元狩元年

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

可通于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

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

朝直遙翻遠于願翻

今

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

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

張騫傳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同在敦煌祁連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而

大月氏又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而奪其國昆莫報父怨西攻破大月氏國因留居為烏孫國騫欲誘之復歸

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

斷丁管翻

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

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

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

也道可使遣之它旁國

公道有便可通使他國者即遣之

騫既至烏孫

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

烏孫能

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

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

日久且又近之

近其斯翻

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

久之不能得其要領

要讀曰腰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

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

還

宛於元翻氏音支身毒音捐篤
闐從賢翻師古曰道讀曰導

使數十人馬數十匹

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

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

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其後分置五十餘國姑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戎盧扞彌渠

勒皮山烏托西夜蒲犂子合依耐無雷難兜罽賓烏弋
山離犂鞬條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

休循捐薦莎車疏勒尉頭烏孫姑墨溫宿龜茲烏壘渠
犂尉犂危須焉耆烏貪訾離卑陸卑陸後國郁立師單
桓蒲類蒲類後國西且彌東且彌切國山國狐胡車師
前後王是也南北有大山者南山在于賓之南東出金
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
河縣北柳谷金沙嶺等山是也中央有河者河有兩源
一出葱嶺一出于賓南山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注蒲
昌海自于賓以西水皆西流逕休循屬賓大月氏安息
等國而入于西海蒲昌之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
河西海之水東南合于交州漲海

東西六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

班志敦煌郡龍勒縣有玉

門開陽關酒泉郡有玉門縣關駟曰漢罷玉門關屯置
其人於此括地志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
門開在縣西北西則限以葱嶺西河舊事葱嶺其山高
百一十八里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

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

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鄯善亦曰樓蘭國治杆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鄯上

扇翻傍步浪翻莎車治莎車城去

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素河翻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

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

北道

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唐西州交河縣是也疏勒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

百五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

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

蔡焉

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國

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

僮僕都尉

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

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

須尉黎間

焉耆治負渠城去長安七十三百里危須治危須城在焉耆東百里去長安七千二百九

十里尉犁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接鄯善且末二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

應劭

曰其水如酒故曰酒泉師古曰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唐為肅州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九百里稍發

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

本匈奴休屠王所居地太初四年分置武

威郡唐之涼州即其地宋白曰東南至長安二千八百里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

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

博望侯時

齎資也操持也放依也言遣使所將節幣大縣依遣博望侯時也放讀做

其後益

習而衰少焉

師古曰以其事習故不多發人少詩沼翻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

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據班史以故關為弘農縣應劭曰弘農去新安三百里述

征記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

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夏四月雨

雹

雨子具翻

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山憲王舜薨

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謚法博聞多能曰憲

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

喪無禮廢徙房陵

班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宋白曰閩騶云即春秋防渚地漢獻帝改防為房

兼立房陵郡今為房州

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

真定

縣本屬常山今分真定綿曼蒙城肥鄉四縣為王國

以常山為郡于是五嶽皆在

天子之邦矣

華山嵩高本在天子之郡南嶽霍山屬廬江淮南衡山謀反國除入漢為郡元狩元

年濟北王獻太山及其旁邑今又以常山為郡然後皆在天子之邦

徙代王義為清河

王

義文帝子代王參之孫王登之子清河王乘考景之子薨無子國除徙代王王馬

是歲匈

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詔曰今上帝

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師古曰答對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對偶之

義一曰闕地祇之祀不為神所答應

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園丘

郊祀志有司議祠后土宜於澤中園丘為五壇

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

班志夏陽縣屬

左馮翊汾陰縣屬河東郡

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

辦自殺

不意天子行幸至郡供具不能備也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

陰睢上

如淳曰睢者河之東岍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睢之上后土祠在縣

西汾在睢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睢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睢故以名云一說北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郊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上親望拜如上帝為睢字耳故漢舊儀曰郊上睢音誰

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

班志滎陽洛陽並屬河南郡

封周後姬

嘉為周子南君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紀年勁

朝於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以下皆姓姬著於史傳予據恩澤侯表周子南君食邑於潁川長社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

勝景帝子中二年受

封

樂成侯丁義

義高祖功臣丁禮之曾孫班志樂成侯國屬南陽郡考異曰漢書郊祀

志作樂成侯登按史記漢書功臣表當為丁義今從史記漢書功臣表

薦方士藥大云與

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

誅文成見上得樂大大

說說讀

大先事膠東康王

康王寄上弟也

為人長美言

師古曰善為甘

美之言

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處昌呂翻

大言曰臣常

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

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

可塞

塞悉則翻

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

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

惡音烏

上曰文成食馬肝死

耳

索隱曰論衡云氣勃而毒盛故食走馬肝者能殺人儒林傳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子誠能修

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

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

言于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

考典曰封禪

書郊祀志皆作暴獨史記孝武紀作旗按漢武故事云大嘗於殿前樹旗數百枚大令旗自相擊繡繡竟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皆駭然則作旗字者是也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

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

恩澤侯表樂通侯食邑於安定郡高平縣

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

充其家

師古曰斥不用者也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乘繩證翻長知兩翻孟康曰衛

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師古曰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元朔三年生男據是則衛太子之姊也孟說非是

妻七細翻齋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

共讀日供相屬於道屬之自太主將相以下太主帝姑皆置

酒其家獻遺之遺于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據前

文言為天子道天神則道讀曰導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

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羽衣緝羽毛為衣

使衣亦衣於既翻大見數月佩六印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

貴震天下于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搢腕自言有禁方

能神仙矣

搯音厄腕
烏貫翻

六月汾陰巫錦

應劭曰
錦巫名

得大鼎

於魏雎后土營旁

師古曰汾雎本魏地之墳故曰
魏雎也營謂后土祠之兆域

河東

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甘泉從上行

如淳曰以鼎
從行上甘泉

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

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泗水統凌泗陽子三縣本

屬東海郡帝分為王國

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

周亞

夫景帝前七年為相中三年罷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

夫弗仕曰極知禹無害

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
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章懷太

子賢曰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日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傷害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貢父曰持法者或以私意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無害無害者取其為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為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應劭曰禹持吏矣及禹為少府

比九卿為酷急

言以當時九卿同列者比之禹為酷急也

至晚節吏務為嚴

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

姓譖少昊之子

封于尹城子孫因以為氏按尹氏周之世卿

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

坐不勝任抵罪

勝音升

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

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

尚治直吏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

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予

謂閭謂征歛稍寬禁防疏闊之時狹謂督促迫急之時閭時不急征收假貸與民使營生業

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

殿丁練翻課下下曰

殿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絙屬

不絕

師古曰絙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績索矣屬之欲翻

課更以

最

課上上曰最

上由此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

入宿衛

南越王胡薨謚文王嬰齊入宿衛見十七卷建元元年

在長安取邯鄲膠

氏女

取讀曰娶邯鄲屬趙國師古曰膠居糾翻

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

其先武帝璽

趙佗自號南越武帝李奇曰去其僭號

上書請立膠氏女為

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

數所角翻師古曰風讀曰諷諷

諭令入朝

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

侯

樂音洛見賢通翻下同要讀曰邀恐漢邀之以用朝廷之法如內諸侯王

固稱病遂不入

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

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少

詩詔 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

諸侯令辨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百官表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八

百石 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

桂陽

班志桂陽縣屬桂陽郡唐為連州桂陽連山二縣地

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

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

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

數所角翻

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

朝直遙翻 除邊

關于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

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剕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

皆留填撫之

漢制諸侯王國二千石以上皆漢朝所命餘得自置今賜南越丞相內史中尉太傅

印使之比內諸侯也漢自文帝除肉刑不用黥剕之法故亦令南越除之剕魚器翻又牛例翻填讀曰鎮為呂

嘉反張本

上行幸雍

雍於用翻

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

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師古曰等同也

札木簡之薄小者也

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

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上大悅

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

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

班志河東蒲坂

縣有首山鑄鼎于荆山下

班志馮翊懷德縣有荆山

鼎既成有龍垂胡顙

下迎黃帝

師古曰胡謂顙下垂肉也顙其毛也顙人占翻

黃帝上騎龍與羣臣

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

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師古曰屣小履也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屣山爾翻拜

卿為郎使東候神于太室

師古曰太室山在潁川崇高縣是為中岳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

隴坻也在水郡隴縣三秦記曰其

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

西登崆峒

唐地理志崆峒在岷州溢樂縣西岷州漢臨洮之地史記作空

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原州平高縣西百里

隴西守以行往卒

卒讀曰猝

天子從官

不得食惶恐自殺

從才用翻

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

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

北地太守以下

唐麟州治新秦杜佑漢新秦中地予謂唐取漢新秦中之名以名郡巨麟州不

能盡有漢新秦中之地也北地與朔方接壤時朔方新置郡蓋使北地并力以營築亭徼也徼吉弔翻上

又幸甘泉立秦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

雍有五時今祠太一所用如雍一時之祠具也有加者加醴棗脯之屬

五帝壇環居其下

四方地為醴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說文醴祭酎也師古曰謂醴屬而祭

也醴竹芻翻食讀

曰飢從才用翻

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

昧冥也爽明也謂日

尚昧昧而天色漸明也

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

應劭

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禮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朝朝下直遙翻

同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

亭讀曰烹

有司云祠上有充

又云晝有黃氣土屬天

屬之欲翻

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

班

太史令屬太常劉昭志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談即司馬談祠官掌祠祀之官寬舒史遷

其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見賢通翻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

飭治行裘重齋治直之翻齋讀曰資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

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

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

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後趙光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予據南越王姓趙曷為不稱南越秦王晉說未為通

長知兩翻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

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數所使角翻

者皆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先恐

薦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

韋昭曰侍使者為介胄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

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為侍介者聞也以言間侍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侍為介胄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所由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

坐祖

臥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

將即亮翻

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

杖直亮翻

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言異於常也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鉞嘉以矛

鉞楚江翻

王止太后嘉遂出

介其弟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以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

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

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

往使疏吏

翻

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班志郊縣屬潁川郡

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郊音夾千秋蓋相濟北成王胡也胡貞王勃之子

奮曰以區區之

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以報于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

千人往入越境

繆居
糾翻

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

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

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

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

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

建德降漢始封術陽侯史蓋追書也班表而韓千秋兵

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

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擊滅之

未

至番禺四十里

番禺南越都番禺音潘

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

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

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

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

冠古玩翻

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班表

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郊縣

樛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龍亢侯

班志龍亢縣屬沛國亢音剛書功臣表作龍侯南越傳作藥侯晉灼曰

考異曰漢

襲古龍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
及南越傳皆作龍亢侯今從之

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

環濟要畧曰伏波將

軍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濤伏息也

出桂陽下湟水

水經湟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貞女峽合

湟水東南過含湟縣南出湟浦關為桂水山海經以湟水為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湟水出桂陽通四會師古

曰湟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湟水

應劭曰湟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湊水

音皇水經湟水逕桂陽郡之湟陽縣南而右注湊水湟歸義
鄭氏曰湟音摠孟康曰湟音貞師古曰湟丈庚翻

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

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
戈以禦蛟鼉水虫之害張說近之貢父曰船下安戈既
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
北人不曉行船故信張說蓋贐說是予據表無歸義越
侯嚴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唐為永道二州灘
水班志出零陵縣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 甲為

下瀨將軍下蒼梧

服虔曰甲故越人歸漢者臣贐曰瀨
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

胥書有下瀨船瀨音賴蒼梧本越地帝
始置郡有灘水關唐梧賀康端封之地 皆將罪人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

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

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

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

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

百六人

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歲以黃金嘗酎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

侯免國余據當時失侯者列侯王子侯共一百六人蓋不特王子侯有酎金也酎直又翻省悉景翻劾戶槩翻

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下邳嫁翻

丙

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恩澤侯表牧丘侯食邑平原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

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

更工衡翻

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慶醇謹而已

師古曰醇專厚也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

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

師古曰售應當也不售者無驗

也

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羌衆十萬人反與

匈奴通使

使疏吏翻

攻故安圍枹罕

故安縣屬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

班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西郡枹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蘭州南枹罕今河州治所枹音膚罕如

字

匈奴入五原

五原即秦九原郡帝更名唐為鹽州宋白曰五原郡有原五所故名謂龍游原

乞地千原青嶺原岢嵐真原橫槽
原也五原故城在今榆林縣界

殺太守

守式又翻下同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

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陁

陁作陁音姚氏曰尋

陁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陁音狹

破石門

石門在番禺西北二十里郡國志呂嘉拒漢積石江

中為門因名石門

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

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

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

敗蒲
邁翻 伏波為營

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

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

縱令相招

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復扶又翻

樓船力攻燒

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巳夜亡入

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督得

嘉

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書表皆作孫都南越傳皆云都督今從傳

考異曰史記漢

戈船下

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

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

耳九郡

南海唐廣州循州之地蒼梧注見上鬱林唐桂州鬱林黨繡州之地合浦唐廉雷潘州之地交

趾唐安南之地杜佑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趾劉欣期交州記曰交趾之人

出南定縣足骨無節身有毛臥者更扶乃得起山海經
交脰國為人交脰郭璞曰脚脰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
趾也九真唐愛州之地日南唐驪州之地師古曰言其
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珠厓儋耳唐瓊管之
地應劭曰二郡在大海厓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
耳者種大耳其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綏下肩三寸張晏
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儋耳之
人鑲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為數支狀如羊腸累耳而下
垂賢曰儋耳故城即今儋州義倫縣儋丁甘剗臣瓚曰
珠厓郡治脾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
安七千三百三十
五里見茂陵書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

蘇弘為海常侯都督為臨蔡侯

徐廣曰海常在東萊余以王子侯表參考之則

海常侯當食邑琅邪功
臣表臨蔡侯食邑河內

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

皆為侯

趙先封隨挑侯史定封安道侯畢取封滕侯居翁封湘城侯考異曰凡此等封侯者年表皆

有月日為其先後難齊故盡附於立功之處後倣此

公孫卿侯神河南言見仙

人跡緱氏城上

班志緱氏縣屬河南郡宋白曰漢緱氏故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緱工侯翻

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

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

言神事如迂誕

師古曰迂回遠也誕大言也

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

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觀古玩翻

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據郊祀志五年秋為伐南越告

禱太一故今賽祠賽先代翻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

君恐遠行

且蘭亦南夷種帝開為縣屬牂柯郡且音苴子閭翻

旁國虜其老弱乃

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

犍渠延翻守式又翻

漢乃發巴蜀

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

之

將即亮翻

誅且蘭及邛君作侯

邛君邛都之君作侯作都之君作才各翻下同

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

入朝

朝直送翻

上以為夜郎王冉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都為越雋郡

邛渠容翻越雋郡唐為雋州雋音隨

作都為沈黎郡

服虔曰今

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非都臣瓚曰茂陵書沈黎冉駹治非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唐為黎州地冉駹

為汶山郡

駹莫江翻應劭曰今蜀郡崕山本冉駹地宣帝地節四年省崕山郡并蜀今茂州諸羌之地

地是也華陽國志汶山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皆其地也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類篇汶音岷又據史記夏紀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之岷皆作汶蓋漢時古字通用也康曰汶音問非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高祖置廣漢郡唐為梓州

謂天池大澤括地志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武都郡唐階成武等州地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

至揭陽

班志揭陽縣屬南海郡唐為潮州韋昭曰揭其逝翻蘇林音偈師古音竭以海風波

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

使疏吏翻

及漢破番禺不至楊

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

屯豫章梅嶺以待命

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

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括地志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八里校戶教翻

餘

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

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

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

里接番陽界地名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劉昫曰武林在蒼梧猛陵縣界隋分猛陵置武林縣屬永平郡唐置龔州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

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

齒城陽共王子坐酎金失侯故書曰故侯將即亮翻下僕將同

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

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

為于偽翻

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

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

師古曰奪拔取之也

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

降戶江翻

掘死人

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

師古曰以僕不

窮追之故令得以東越為援也

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

勤勞而請乘傳行塞

傳張戀翻行下孟翻

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

組夸鄉里是三過也

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

侯故為三組印綬也

失期內顧

師古曰言顧思妻妾也

以道惡為解是四

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

蜀刀蜀中所作刀師古曰蜀刀有環者也

挾偽

干君

師古曰干犯也

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

蘭池宮在渭城如淳曰本出軍

時欲使之蘭池宮損而不至

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

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不讀曰否

僕惶恐對曰

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班志句章縣屬會稽

郡史記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

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舩下瀨將

軍出若邪白沙

若邪時屬會稽山陰縣界今之若邪溪在越州東南二十五里曰五雲溪以

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

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

言

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為于偽翻樂音洛使疏吏翻下同

予節募

吏民毋問所從來

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予讀曰與

為具備

人衆遣之

為于偽翻下同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

師古曰非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

怒令贖

師古曰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令立功以贖罪

復求使使端無

窮而輕犯法

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下同

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

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

予讀曰與

故妄言無行之徒皆

爭效之

行下孟翻

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

用之同

於私物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故不盡入官也

外國亦

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令其困苦也度徒洛翻

漢使之

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

漢出西域有兩道南

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師古曰空即孔也

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

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

弱易擊

易以敗翻

于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

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

浮沮匈奴中井名出軍時期賀至浮

沮井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奴將軍其義類此沮子餘翻

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

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

臣瓚曰匈奴河以斥水去令居千里

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

地置張掖敦煌郡

應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張掖昆邪王所居地唐

為甘州敦煌唐為沙州

考異曰漢書武紀元狩二年

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威

酒泉郡元鼎六年分置張掖

敦煌郡而地理志云張掖酒泉郡太初元年開武威郡

太初四年開敦煌郡後元元年分酒泉置今從武紀

徙民以實之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

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

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余謂鹽器則官與

牢盆是也鐵器則官鑄鐵器是也苦

惡專指鹽鐵器而言如說未可厚非價貴或彊令民買

之而船有算

船算及鹽鐵器並見上卷四年彊具兩翻

商者少物貴

少詩上

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

漢書作古不死之名

黃帝以上封禪皆致

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

上時掌翻師古曰稍漸也

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

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

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

父音甫

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竹簡翻

以為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袪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袪

丘居翻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師古曰當猶中也

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

師古曰所言不

同各有執見也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

而玉振之

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

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

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

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朕將巡邊垂躬

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

帥讀曰率

乃行自雲陽

班志

雲陽縣屬

北歷上郡西河五原

元朔四年置西河郡其地自汾石州西北至塞

左馮翊

下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杜佑曰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

至朔方

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匄

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

縣古

懸通

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將即亮翻

不能即南面而臣

於漢何徒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

語卒而單于大怒

卒于恤翻

立斬主客見者

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見

者謂引見郭吉於單于者

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驚

驚之涉翻

師古曰失氣也

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

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

縣

釋兵須如

須如地名書作涼如今從史記

考異曰漢

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葬

其衣冠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

上歎曰吾後升

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東陵謂茂陵也在長安東故曰東陵乃

還甘泉類祠太一

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

上以卜式不習文

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漢兵入

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

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

班志錢塘縣屬會稽郡師古曰轅姓終古名

故越衍戾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

成戾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

據東越傳吳陽先在漢漢使歸

喻餘善餘善不聽及漢軍至陽以邑人攻越書故越衍戾者言其舊為越衍戾也越衍戾及建成戾皆東越所

封上封終古為禦兒侯

孟康曰禦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國語曰吾用禦兒臨之宋

祁注云禦兒越北鄙今嘉興史記正義曰禦今陽為卯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教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

侯

卯石侯功臣表作外石食邑於濟南東成作東城屬九江郡開陵侯國屬臨淮郡按道功臣表作安道食

邑於南陽索隱曰繚婁縣名師古曰繚音遼婁於耕翻橫海校尉福城陽共王子海常侯福也坐法失侯以今

功封繚婁侯服虔曰婁音瑩劉伯莊曰紆營翻無錫縣屬會稽郡

上以閩地險阻數反

覆數所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

遂虛其地

虛如字康讀曰墟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

考異曰封禪書郊

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及荀紀皆作正月今從之

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者三

荀悅曰萬歲神稱之也從才用翻

詔祠官加增太

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

奉扶上用翻

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竒方者

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

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

東萊春秋萊子之國高祖置萊

郡唐置為登萊二州之地

言夜見大人長數丈

長直亮翻

就之則不見其

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

鉅公

鄭氏曰鉅公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為天下父故曰鉅公師古曰鉅大也

已忽不見上

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

留海上

師古曰宿留謂有所須待也宿先就翻留力就翻

與方士傳車及間使

求神仙人以千數

師古曰間微也隨間隙而行也

夏四月還至奉高

奉高

泰山郡

禮祠地主於梁父

地主八神之一也梁父縣屬泰山郡父音甫

乙卯

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

續漢志委貌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

如覆盆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皂綃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沈約曰古者貴賤

皆執笏其有事則措之於腰帶所謂措紳之士者措笏而垂紳紳帶也長三尺天子有事必自射牛示親殺也今採此禮以封泰山下東方

考異曰武紀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蓋癸卯自海上

為封禪儀

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

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

廣古

曠翻度廣曰廣高居號翻度高曰高

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

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

服虔曰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時掌翻下同

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

山北為陰

丙辰禪泰山下趾

師古曰趾者山之基足趾音止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

見賢通

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

藉才夜
翻薦也

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出封中

師古曰雲出於所封之中

天子從禪還坐明堂

班志明堂在奉高西南四

里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

羣臣

更上壽頌功德

更互也工衡翻

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

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

應劭曰況

賜也施與也言天地神靈乃賜我瑞應施式智翻

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

臣瓚曰聞

呼萬歲者

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

然後升禋肅然

禋與禪同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

更工衡翻下同其

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博與蛇丘屬泰山郡博縣有泰山廟岱山
在西北師古曰蛇音移歷城縣屬濟南郡民田租逋賦

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

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載子亥翻治天直之翻下同

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

幾居衣翻復扶又翻

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

得之自然不必躁求

躁則到翻

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

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

以須之

處昌呂翻
頁待也

仙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

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

並步浪翻
上時掌翻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

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

領大農

原父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
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先悉薦翻

盡管天下鹽鐵

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販者

賈音古

為賊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

輸

委於偽翻
輸音戌

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

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
牟取也

而萬物不

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

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

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

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

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

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

師古

曰衣於
既翻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

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

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
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字

蒲內翻

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

天文志魁下六星
兩兩而比曰三台望

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填星土星也
填讀曰鎮

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師古曰德
星即填星

也言天以德
星報於帝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

閔元狩六
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